



酷呆了，我们的天团

文道并重号醉翁

□ 李晃

课本是开启心智、浸润心灵的重要载体。盘点课本里的江西元素，总让人有一种满怀赤诚、无比自豪的灵魂涌动。“区区彼江西，其产多材贤。”作为一个久居赣地的外来老表，我是常以敬慕与赞叹的姿态，去瞻仰先贤们长虹经天的背影。

堪称江西文化“双峰并峙”的庐陵文化、临川文化，更是以绵绵流长之气象穿越时空，在一册册或泛黄、或崭新的课本里，熠熠生辉。庐陵文化昌盛，欧阳修实开其端。“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太守谓谁？庐陵欧阳修也。”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，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可谓其散文风格成熟的标志与代表作，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。但在学生时代排读课本时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妇孺皆知的那句：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”如今回过头来细品韵味，其间每一字、每一词都自然流畅、恰到好处，每一情境都进退从容、天衣无缝。

这便是欧阳修的旷达胸襟、举止优雅、谦和大气，犹如“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，风霜高洁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间之四时也”。一代文宗出身孤寒，所以他总是不吝提携后进、培植人才。“唐宋八大家”北宋一朝占了6位，除他自己以外，其余5位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都出自他的门下。“布衣之身”遇到了千古伯乐，从此名扬天下。欧阳修也被赞为“欧公下士，近世无比”。醉翁的风度与傲派，总让人敬仰与向往。

这便是欧阳修的家国情怀，心系苍生，与民同乐。他说：“然而高鸟知山林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；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”这位官至宰相、敢怒敢骂、一身正气的文坛巨子，真的只是“饮少辄醉”“颓然乎其间者”吗？当然不是。如果我们将其《醉翁亭记》与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，就不难懂得“太守之乐”了。忧乐天下，无欲则刚，醉翁风范山高水长。

所念皆星河

□ 万芸芸

又逢开学季，那朗朗的书声，似乎有着神奇魔法，驻足听之，一幕幕泛黄的记忆便会在心底透亮起来，关于童年，关于成长，关于乡土。

翻开部编版小学语文课本，江西籍作家的作品高频次出现。七八岁的孩子识字不多，又能出哪些古诗？从《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》到《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》，一代文豪杨万里不会想到，他曾经荷花的两首七绝，会出现在800多年后的小小学语文课本中。赣鄱大地，随处可见的风景有景无烟，稻香丰年，游遍湖光，天阔塞翁……还有丰富荷塘。乡间田野旁，城市公园里，一池碧绿，倒映星河，为孩子们打开了古典文学的大门，也映照看江右文化的古雅和今美，走过千年，尚且之大。

秀而能文，严于律己，是古代江右文化天团的“绝技”。唐宋八大家中，有3位是江西老表，他们在不同的时空，洞见世事，慨叹人生。庆历六年（1046年），被贬滁州欧阳修在山林中，与民一弈游宴宴饮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，浅吟人文之歌，尽显文雅之美。熙宁年间，王安石泊都瓜洲，眺望故园，奈何相隔数重山，徒留一句慨叹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。早春季节，柳枝吐出新芽，柳絮借助东风乱舞，似乎占领整个世界。曾巩托物言志，咏柳说：“解把飞花蒙日月，不知天地有清霜。”

晏殊与姜几道父子，父亲是太平宰相，理性幽默；儿子是雍熙公子，睿思人间冷暖。他们词风婉约，字字唯美，向柔情，语言精粹尽抒心头情思，有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的执着，也有“琵琶声上说相思，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间”的深情。

以节义论辞章，是沿用千年的文艺高标。泗水之滨，维杨城中，梁丁洋里，处处留下了江右文人的激情与傲骨。金兵南下，南宋偏安一隅，朱熹于乱世中托志神游，满目春光，“等闲识得东篱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。姜夔刚毅耿直，来到被乱后的淮左名都扬州，看到的只有荒凉与落寂。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，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？”家国破败，抬舟追雪是一种情怀，金戈铁马与一种姿态。文天祥兵抗元敌，不肯被囚。他誓死不屈，从容就义，豪迈道出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

一粒连子的生命力有多顽强？历经千年，依然能以细小的芽苗拼开坚硬的壳，绽放如初的风采。一颗星星的光芒可以照耀多远？抬头仰望，耿耿星河，穿越时空，映照看赣鄱桑田。

时空俱流转，相望共星河。如今，翻开各版本的小小学语文课本，《驿路梨花》《清溪深处》《青花》等江西人新作又汇入了孩子们的朗朗书声，陪伴他们成长，教育他们成才。

丹心的血脉传承

□ 甘雪芳

12年前的初冬，我和一众人友来到青原山富田乡大坑村的卧虎坊，祭拜庐陵先贤文天祥。穿过刻有“仁至义尽”的石牌坊，登台阶、过神道，来到祭台前，由文友诵经和我领诵先贤诗作。山环水抱，松柏郁郁，众人的吟诵声随风飘舞，散落密林深处。

拜祭中，第一次感觉课文中这位光环耀耀的古人离我如此亲近，而“万古千秋”这样的词语近在眼前。我们朗诵的《过零丁洋》，可看作诗人的人生简历。“辛苦遭逢起一经”指的是高中状元、科舉人仕之后，因针对时弊，历经坎坷。“干戈寥落四周星”是说元军逼近，他散尽家财，募兵勤王，临危受命，如今已有4年。“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”，元军一路紧逼，小皇帝被抓，文臣武将纷纷殉难，南宋朝廷摇摇欲坠；他的老母亲被俘，妻妾儿女被囚，大儿丧生，家已沦为旧梦。“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”，惶恐滩是过去时，暗礁密布，零丁洋是现在进行时，无力回天，惶恐和孤独是他最深刻的感受。最后一句，笔锋一转，迸发出来时，露出风骨和

底色，诗境豁然开阔。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死是必然奔赴的命运，他决定变成星辰本身，去照耀史册，去报以报以报。

随着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城定居下来，与这片土地融入得越来越深，亲近感也累积得越来越浓烈，我发现，庐陵是诗里一脉贯穿的隐藏地标。

高台之上的白鹭洲书院，开门见江，古树苍翠，是他十年寒窗苦读的象牙塔，院内分泌着他最试的那篇《法天不息》，洋洋洒洒万余字，阐述着融人血液的天道法理。这里是诗中“一经”的源头。

从元军营帐连夜脱逃，他沿途收编残兵败勇，组建抗元大军，在江西收复赣州、吉州多地，一度士气高涨。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败退，但作为“干戈”的主战场之一，这里见证了他书生跨马能击贼的人生巅峰。

北坡岭被俘，在押往大都途中，水路沿赣江北上，船只即将到达庐陵时，他念起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，开始绝食。而对“雨打萍”的现实处境，“谁无死”的哲学叩问，这

在鄱阳，很容易便见到姜夔。一生漂泊寄人篱下的姜夔，没料到800年后拥有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书院与纪念馆。如果下了一场雪，在鄱阳修想和雪压枝头梅花，念《暗香》与《疏影》里的句子，你只须驾车或踱步到姜夔公园，很快就可以让“冷香飞上诗句”。

如果赶上相敬的姜夔纪念馆有乐师演奏古曲，则当感憾啊！因为那人的极可能是传世名曲《扬州慢》：“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，解鞍少驻初程。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。自胡马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。渐西窗、角声哀奏，人在空城……”

或者你不在鄱阳，那就去附近找所学校，翻开一本高中语文选修课本下册，在一篇夜雪初霁的宋词里，也可以迎面遇见姜夔——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，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？”透过那清冷的字序，可见为南宋扬州而驻足感伤的姜夔。

那时他很年轻，才21岁，比此刻学习诵读这篇课文的高中学生大不了几岁，正好与青春交流。可那时山河残破，他年少志气未展，全仗因战火而荒废，阴暗处杂生的杂草仿佛偏安之家国，风雨飘摇……时代的兴衰往往决定着文化特征的变迁与更迭，于是唐时的

酒脱之气化为了宋词的凄凄之悲，一曲旷世绝响顷刻在这个年轻人手中化为一唱三叹的箫声，清音悠悠穿过空城，也穿越了尘封的历史。

那时他还没有能被唤作白石道人。20岁时，他选择了扁舟五湖的漂泊生活。北游淮楚，南历潇湘，一路游历交友写诗，也一路听雨看雪吟词。“双桨菰花，一蓑松雨，暮愁渐满空阔”，这是在岳飞被害，南宋向金国纳贡称臣30多年后的第一场雪雨，看看前面辛弃疾的豪情壮志在泥泞中化为云烟，想想那偏安而腐的朝廷日渐凄迷，姜夔转此路上于布衣清客、职业作家的人生道路，文化旅歌，从此踏上主义，多端研究。

对姜夔来说，他的幸与不幸皆在词中。半阙飘零江湖，报国无门；半阙远离风波，灵魂清冷。从鄱阳湖畔出发的姜夔，以转徙江湖的一生，在词、诗、音乐、书法等诸多领域实现了人生价值，影响深远。清人所编《宋词三首》中，白石词占了17首。1987年，国际天文学会把姜夔作为中国文化名人之一为水星环形山命名，姜夔从此和李白、李清照、八大山人等一同在苍穹下熠熠生辉，抵达了他一生旅歌最梦幻的终点与高度。

在鄱阳，有不少人放下课本中的《扬州慢》，开始默默地跟随姜夔的脚步写诗歌，写散文，习书法，弹古曲……

从清晨到日暮，在姜夔公园听雨观雨的广场，锻炼的人们早已习惯那那孤独而清雅的姜夔塑像旁经过，这位宋代词人、音乐家就像是邻家拄着拐杖的和蔼老人，而含微笑看眼前充满活力的家乡人。也许他会想到当年的扬州之景，扬州之歌，那词那曲，那桥边红药，也许还会自嘲那些悲凉清冷的字句，而那“年年知为谁生”的叩问早有了笃定的答案。

听说鄱阳有不少中小学春游、秋游之地选择姜夔公园，要求学生写作文的题目就是“我心中的姜夔”。人群中，应该有更多的姜夔迎面而来。

姜夔《扬州慢》：“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，解鞍少驻初程。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。自胡马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。渐西窗、角声哀奏，人在空城……”

姜夔《暗香》：“竹西佳处，解鞍少驻初程。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。自胡马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。渐西窗、角声哀奏，人在空城……”

跨越千年的相遇

□ 左国春

多年以后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，我们一群玩泥巴的农村娃在老师的带领下，蹦蹦跳跳地走过了十几里的崎岖山路，走进了古朴肃穆的王安石纪念馆。那时的我们，刚刚背熟了《元日》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那是我与王安石的第一次“相遇”，他就像一个清新的邻家哥哥，如我们一般盼望着新年，贴春联、点爆竹。尽管这喜悦源自“误读”，纪念馆的讲解员告诉我们，写这首诗的时候，王安石已经是位名副其实的中年大叔了。然而，我幼小的心灵却倔强地拒绝这份“正解”，固守着这首诗传递的喜悦。

两年后，我升入了乡镇中学，课里课外读到了更多王安石的诗文，我与王安石的“相遇”越发频繁了。那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年纪，每天骑着自行车飞奔在家与校之间的乡间小路上。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，有一坨因为打靶而垒起来的土包，那便是我们的“飞来峰”。风和日丽，秋高气爽的日子，放学回家路上，三五个小伙伴把书包挂在自行车上，便飞快地冲上“飞来峰”。极目远眺，旷野平畴，炊烟牛群，自有一番风景。有时候，我们也会豪迈地对着

蓝天白云狂啸几声。而这时，“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”就像一首神秘的旋律，从心灵深处缓缓升起，在耳畔敲响久久回荡。鄱县、杭州、飞来峰、临川……站在“飞来峰”上，少年思绪丰满，眼前浮现着900多年前另一位“少年”回乡路上的点点滴滴。30岁的他刚结束了堪舆家出身的鄱县之治，起程堰，决波塘，兴学社，严保伍，筑谷与民……他边走边想，一路咀嚼他的鄱县施政的得失。这一天，他来到杭州，登上了飞来峰千寻塔，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”，他完成了从经验到境界的提升，或许这才是王安石在鄱县的最大收获。而懵懵懂懂的我们，也在“飞来峰”上羞赧地琢磨着怎样让自己“身在最高层”。

高中3年，我来到离家更远的偏僻小镇求学，只有星期天下午能回家一趟。每次往返于家校之间，我都会特意绕道王安石纪念馆门前经过，远远地看一眼那红色的大门，没有翻看书本上关于他的一切。他老了，再也不是那个爆竹声中贴春联的快乐少年，也不是那个在飞来峰上无限憧憬的政治新星，而是为了捍卫变法，被迫以笔为刀，与昔日好友

激辩的战士。王安石与司马光，可谓“绝代双骄”，惺惺相惜。然而因为变法，“议事每不合”，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一心变法的王安石原本是没想到多纠缠、打嘴仗的。可是，昔日好友却翻出了最狠的一招，给变法安上了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、怨谤”五重罪名，每一重都骂得山崩石裂。王安石奋起反击，挥笔写下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逐条驳斥，酣畅淋漓。然而穿纸背骨，我坚信不是墨汁，而是血和泪。6年后，在保守派的重重“围剿”下，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离开“硝烟弥漫”的汴京，回到花木成畦的江宁。于是在从江宁到钟山的山路上，总能看到一位老人，牵着一头驴慢慢地走着，累了便坐在路边的安石墩上喘口气，或混入人群听他们闲聊着吴侬软语讲述大朝粉饰地事，偶尔也插上几句话。这时人们才侧身看看这位耄耋的老人，询问他的姓名。他也是淡淡地回答道：“鄙人姓王。”

21世纪的第21个生日，这位老人千年诞辰之日，临川故里高朋满座，胜友如云，在茫茫人海中，千年的思绪在我的脑海中最终凝练成这样一幅画面。诚如斯人所言：“千古死高对此，讷楚嗟呀。”

雄心万里入诗心

□ 简小娟

泉眼无声惜细流，树阴照水爱晴柔。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初夏时节，在一位友人的书法作品中读到杨万里的七言绝句《小池》，那自然率真、灵动生趣的走笔和心画，显然深得诚斋诗风“活法”精髓。

《小池》这首诗中描写的原本只是一个很寻常的乡间小池，但诗人却捕捉到细腻即逝的情趣，用他新颖的想象、拟人的手法、平易浅近的语言描绘出这样活泼泼的彩图：泉眼小，是对清流的珍惜；树阴浓，是对小池满怀爱意；尖尖的嫩角是小荷的生机；蜻蜓早早飞来，是急着要和小荷相抱。

少时初学《小池》，并不知道诗中的小池在常州，注意力也不在作者“南宋文学家、官员，开创“诚斋体”，与陆游、尤袤、范成大并称为南宋“中

兴四大诗人”等生平简介，只是读的轻松欢喜、浮想联翩，少顷能背。有段时间，总是很想但又总爱于问那些和我一样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同学，小池中的蜻蜓是否也扇动了他的《童年》里的秋千，贫困孤单乏味的成长岁月是否因此有了些许色彩和生趣。

或许，就是文字赐予我的最初的吸引和孤独吧。多年后惊觉，虽困于庸常，但仍对诗和写诗孜孜以求的我，竟像极了《小池》里那只才初破壳就急切奔向荷花的蜻蜓，自啮时更体味到那已是生命里一种失之不可的欢愉。

杨万里广师博学，为学、为诗、为人、为仕，受安福籍爱国诗人王庭珪的影响，并与她结下深厚的情谊，后考取进士，立朝刚正，指摘时弊，无所顾忌，而招致“不得大用”。他视仕宦富贵为敌，但从未放弃诗心，在50岁以后豁然转变诗

风，由师法前人到师法自然，开创了以“活法”为要“诚斋体”。

特别喜爱“活法”这个词，总它像我想象800多年前，在小池边发现“活法”的杨万里有多么可爱和欣喜。他说，以往写诗一味模仿，思路不畅没有灵气，如今顺其自然，倒也意尽诗来。彼时，他的一身正气、他的4000首“诚斋体”诗，注定会让清溪入小池底，奔注多少诗意的生灵。

故我至今仍然非常感动：那位友人某日访谈高岚日，意兴浓烈动情到极致时迸发了一句“雄心万里入诗心”，如箴言般的概括和赞叹。每个生命其实都是以生活的雄心开始，如果一路上，我们始终都在往诗心奔赴，那就读懂了杨万里的诗歌以及他的一生。无论最终我们能否实现雄心，能否人得诗心，也尽可以活出未曾辜负的诗心和有趣的灵魂。



视听扫描



寻赣记